

丈量丰收

□钟海昌

“明天下午去板仓村测产，你一起来呗。”手机屏幕上弹出一条微信消息，我定睛一看，是刘队发来的邀请。时值收获季节，虽然酷热难当，但看到消息的那一刻，我难掩喜悦——实割实测活动，一年通常也就一两次，今年正好抽到瑞金万田乡板仓村，才有了这难得的实地参与机会。

实割实测，是个农业统计的术语，说穿了就是丈量丰收。我是个农家子弟，自小到大熟悉农民对丰收的渴望、估量与沉醉，但是，用科学的手段来监测农业丰收，是参加工作以后才知道的事情。这项工作，是国家统计部门的常规工作，从国家战略角度来讲，就是摸清粮袋子。

这么说吧，“丰收”一词，通常是属于语文的，而实割实测，就是将“丰收”变成数学问题。稻花香里说丰年，要用数据说话。而要掌握数据，农业调查统计的干部们，也少不了“汗滴禾下土”。

说起来，对于统计业务我算是门外汉，也算是临危受命。刚来乡政府报到的时候，领导得知我在统计部见习过，便将我安排到统计岗位。上岗以来，通过电话咨询和对接请教，我学到不少知识，渐渐能独立承担一些工作，比如经济普查、人口调查，统筹各村农业、畜牧等调查上报，也慢慢游刃有余。但实割实测，可不是基层干部能独立做的事，只能跟着上级调查队来开开眼界。

邀请我的刘队，就是国家统计局瑞金调查队分管农业调查统计的干部。看到发来的测产邀请，我当即欣然应下，简单沟通确定了刘队一行的到达时间、同行人数等并安排后，才结束对话。可激动的心情却久久没平复，许是作为统计新人对这份工作的天然向往，又是对新鲜调查活动的求知渴望，我满心期待着明天的测产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便起身驱车到村里，等着迎接刘队。可等了好一阵子，熟悉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，是刘队打来的——他说因特殊情况，上午得先去别的乡镇测产，下午再到板仓村来。电话那头满是歉意。我忙说没关系，宽慰他说下午来正好，偏远乡下还凉快些。挂了电话，我赶紧交代村里负责的干部，下午得提前备好测产用的袋子、尺子、割刀等工具，再联系几位割稻谷的老手来帮忙，务必保障测产顺利进行。

午间小歇后，刘队如约到板仓村和我们汇合。为了顺利完成测产，刘队先给大家普及什么是实割实测。他说，实割实测，是指在农作物收获前，农业调查员深入田间地头，对抽中样本村的地块进行测距放样、定位实割、脱粒晾晒、除杂实测，确保调查样本颗粒归仓，然后推算产量的一种方法。一番解说，大家仍是一知半解，只能在实际工作中领会了，于是都点点头，收拾东西往监测点去。

板仓村的国家粮食监测点，是 2023 年设立的，位于上屋、下屋小组，总面积 150 余亩，设了三个样方点共 50 余亩。这几年，乡村两级一起发力，完善了监测点的水源和配套基础设施，今年还向上级申报了道路拓宽等工程项目，逐步推进粮食监测点的建设。

刚下车，眼前便是一望无际的田野，果然是一片丰收景象，金黄的稻穗沉甸甸的，颗粒饱满，风里飘来稻谷混着牛粪的味道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刘队熟门熟路拿起斗笠、平板和软尺下了田，招呼我们赶紧跟上。“早点测完，太阳正晒着呢！”我们自然不敢耽搁，跟着下了田。

刘队的斗笠还是个“高档品”。据他讲，这个斗笠自带几个小风扇，表层镶嵌了一块薄薄的太阳能面板。我们开玩笑说，挺会享受啊。然而，这是基层一线日常工作的缩影——丰收的田园风光，看起来挺享受，但实割实测工作，实在不是享受。

一会儿，我们忙碌开了。在样方地块两端，刘队和丽英老师几个人拉开尺子，照着抽样调查方案要求，用斜线法划了几等分，把每一方稻谷割下来，装进样方袋，为后续脱粒分装做准备。说实话，这种县里头的工作，还多亏村里干部的支持配合。

丽英老师以前是村小教师，因撤校合并等原因，转岗来到村委任职。工资微薄，却负责多部门的业务，几年下来她便成为农村工作多面手，自然是我学习的榜样。乡里的领导说，上面千条线，下面一根针，我们要学会十只手指弹钢琴，分清轻重缓急，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，真正做到以人民为中心。丽英老师就是这样的代表之一，可谓巾帼不让须眉。

不知不觉，两个小时过去，大家合力把收割的稻谷搬到阴凉处脱谷，也就是常说的“打谷”。这会儿大家的衣服早被汗湿透了，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酸臭味，可我们却不觉得难闻，因为这是辛勤的汗水，也是丰收的味道。

汗水连同谷粒一同掉入脱粒机，由样本袋收集留存。这一刻，也忽然懂了父辈曾经历的那些艰难岁月。时光仿佛回到童年，那时的父亲也是兢兢业业的农民，依稀记得，他总用布满老茧的大手抚摸着我的额头，叮嘱我一定好好学习，走出家门。

对于父亲来说，我就是他眼中的一株稻子、一份丰收。此时此刻，我突然很想对父亲说，我找到了努力的方向，正在朝着目标努力着。为建设乡村贡献一分力，是我做的第一个选择。

我们休息了一会儿，而老乡一边打谷一边问：“你们这么辛苦跑每个乡镇村测产，到最后不就落一串数字？也没见啥变化呀。”刘队听了，表情凝重起来，说道：“咱们是农业大国，不光要端牢饭碗，还得摸清‘粮袋子’。实割实测是关键一步——根据样本地块单产，能推算出全市、全省乃至全国的早稻平均单产，是摸清粮食产量的重要一环。每一组真实准确的数据，都是大国粮仓最坚实的刻度，容不得半点疏忽。”

老乡看刘队说得严肃，似懂非懂地点点头，手里打谷的活儿却没停。或许这就是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坚守吧——守田种粮，心怀家国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，粮食安全是“国之大者”，中国人的饭碗要牢牢端在自己手里。我工作的这个地方叫万田，是瑞金的边远乡镇，因有能产稻谷万石的稻田而得名，素有“瑞金粮仓”之称，其意义不言而喻。

在我们的汗水流淌之际，一个个样本袋鼓了起来，沉甸甸的，像是一个个巨大的谷粒，摆放在村落的青山绿水之间。接下来，还需要晾晒和除杂。虽然还不是丰收的数据，但它们已经是科学的一部分。

我很欣慰，充满汗水的数据，有我的参与。我收获的，远不止对粮食安全认识，对统计科学性的敬畏，我还真正懂得了踏实工作的重要性。在广阔的大地，在金黄的稻田，农业调查人，就是在用脚步丈量丰收，用数据守护民生。



杨家岭革命旧址

曾纪全 作

故乡啊，你为何变得这么快这么美

□曾业英

我是南方人，1940年出生在于都县岭背镇一个叫大禾溪的村子（今称禾溪），小山村离县城约15公里。自1958年考上武汉大学，1963年毕业于来到北京工作，屈指算来，我离开故乡已整整67年。

尽管我与故乡天各一方，相距遥远，难得回去一趟，但它一直是我心中的圣地，是我永远难以忘怀的地方。因为那里有我先祖的坟茔，有生我养我的父母，有我儿时的悲欢记忆和留有我足迹的山山水水。更因为，它还是赣南等原中央苏区的一块红土地，生活着为新中国的建立奉献过的父老乡亲，他们中有不少是我儿时的小伙伴，我们一起砍过柴、放过牛、割过草，既亲密无间，又争过输赢。所以，只要有条件和可能，我都会回故乡去，看看他们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，看看故乡的发展变化，看看它奔向现代化的步伐。

随着新中国的成立以及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，国家在成长和进步，我的故乡也在成长和进步。20世纪60年代，乡亲们告别了昏暗的煤油灯，家家户户用上了明亮的电灯。曲曲弯弯的田间小道变得直了、宽了，不少乡亲还盖起了新房。新中国成立后出生的孩子，不论男女皆有了上学的机会，史无前例地超越了他们的父辈。

然而，由于新中国“一穷二白”的底子，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并不是一帆风顺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在武汉上学，全靠国家的“人民助学金”，寒暑假回家的路费自然难以解决，以致五年大学期间，我只回过两次家。即使回家，由于交通不便，也颇费周章——下了京广线的火车，须在广东韶关住上一夜，次日改乘汽车至赣州后，又得住上一夜，再乘车走完剩余的路程，最快也得三天才能到家。

故乡的面貌，虽然有了不少改变，但总的来说还是局部的、有限的。放眼望去，进村的路是土路，住房也还是低矮阴暗的土坯房。农田耕种依然是牛拉犁耙，至于物资运输和搬运，就靠扁担一根，肩挑人背。全村不但没有一辆自行车，不少乡亲还连见都没见过。记得1962年的暑假，我与一位同在武汉上学、家住县城的同学一起回家。这位同学从县城骑自行车来我家玩了几天，我趁机让他教我骑自行车。每天早起练习时，都会引来不少老人和孩子驻足观看，他们不只是来看我学骑车的，也未嘲笑我东倒西歪的笨拙，主要是来看自行车这个稀罕物。同学回县城的那天，更有一

群孩童，嬉戏追逐到村外，凝望着骑车人远去的背影，久久不肯散去。

不过，新中国前进的脚步并没有停滞。1978年，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过赣南的山山水水，20年后，当我再次踏上回乡之路时，我的感受就四个字：今非昔比。

此时京九铁路已通车，一条“巨龙”翻山越岭经过县城，从此我回故乡“路不再漫长”，也无须在半路任何地方住宿过夜。下了火车，又有家人所约朋友的小汽车来接，这是此前想都不敢想的事。记得在回村的路上，没见一辆自行车，却看到一辆辆飞驰而过的摩托车，于是好奇地问家人：“怎么不见骑自行车的？”“嘿！现在还有谁骑它？费劲，又慢！”家人不假思索地回答我。果然，到了家，就见院子里并列摆放着三辆崭新的摩托车。

然而，更令我惊喜的还不在此，而是党的十八大后故乡的发展和变化。2024年4月底，我利用去湖南洞口县的机会，就近顺便回了趟多年未回的故乡。这次回去，从在邵阳坐上动车起，就让我兴奋不已了。离京前，我查看地图，由湖南洞口回江西于都，坐火车的话，须经过南昌拐个九十度大弯。本以为至少要换乘一次车才能到家的，实际却大出所料，竟有经长沙、南昌直通于都的动车，而且只需6小时的车程。国家在改革开放短短几十年内，便建成如此便捷、舒适的全国性网络铁路系统，真的是世界少有的奇迹。

回到故乡，若不是亲眼所见，不少事也是难以置信的。通往村里任何屋场的路，都不再是土路，而是竖着高高太阳能路灯的水泥路，而且安排有专人清扫。旧宅已基本拆除干净，呈现的是一幢幢在阳光下熠熠生辉的别墅式三层小楼。不少家庭都有了小汽车，路上来来往往的。想不到的是，村子田间管理，察看农情，竟也一踩油门，驾车而去。生态环境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变。这次回去，不但看到一个青山如黛、绿水如眸的故乡，还意外看到一群白鹤和八哥展翅低飞，追逐着正在田间翻地的拖拉机觅食，一位年长的乡亲告诉我，这场景也是最近几年才有的事，以前村里有八哥，但绝对没有白鹤。

故乡变得这么快这么美，令我心潮澎湃。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6周年，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伟大的祖国，献给在党的领导下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家乡父老。

外婆为何泪汪汪

□刘兰生

我两岁多的时候，母亲生妹妹难产而逝。父亲无力照看我，便把我寄养到山旮旯里的石脑上，在外婆的大家庭里生活了四年多。

那时的外婆个高，清瘦，缠着小脚，穿着靛蓝大襟衫，头发略显花白，好看的瓜子脸上爬满细细密密的皱纹。一年四季里，总见外婆坐在厅堂里那把带靠背的小竹椅上，微微着头，借着瓦屋天井口射下来的亮光，将刮去了青皮的淡白色苕麻片，捻成满筐箩头发丝般的细线，那是织夏布的好原料。要不，她就把水碓春成的香茶叶粉末，制作成一扎一扎的线香，让舅舅挑去山外的固厚圩镇上卖。

那时，懵懵懂懂的我，发现石脑上六户人家的女人们，眼睛都如山泉水一般清澈，唯独外婆的那双眼睛，浑浊而迷蒙，整天泪汪汪的。每当噙着的泪水快要滴下来时，她就用右手指去轻轻抹掉。

“外婆，你的眼睛做啥泪汪汪呀？”好几次，我这样问她。

“外婆老了，眼睛出毛病了。”每一次，她都这样回答我。

我以为，外婆说的是真话。有一天，我同小伙伴们玩完泥团比赛后，便去厨房里，用木勺舀那木缸里的山泉水喝。当时，土墙的竹钉上，倒挂着一只用绳子串着的大甲鱼，脖子伸得老长，两只小眼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。说不清是出于好玩还是怜悯，我竟用手指去抚摸它那尖尖的小嘴巴。大甲鱼猛然咬住了我的右手食指，吓得我哇哇大哭起来。正在厅堂里捻线的外婆闻声赶来，抓住灶台上的火柴盒，抽出一根，“噤”的一声划着，用它去烧甲鱼的屁股，烧得疼痛的甲鱼，这才松开了我的手指头。

外婆抱着呜呜哭泣的我到厅堂里，捉住我的右手食指一看，见被甲鱼咬过的位置现出几个小血点，便迅速把它含进嘴里，用力吮吸着，然后吐掉口水，再吮吸，再吐掉口水。如此折腾了好一会儿，外婆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，她也顾不得擦拭，任它流下来，滴落在我的小手背上。

外婆抱着呜呜哭泣的我到厅堂里，捉住我的右手食指一看，见被甲鱼咬过的位置现出几个小血点，便迅速把它含进嘴里，用力吮吸着，然后吐掉口水，再吮吸，再吐掉口水。如此折腾了好一会儿，外婆的眼里早已噙满了泪水，她也顾不得擦拭，任它流下来，滴落在我的小手背上。

想起外婆说过的话，我忍不住又问：“外婆，人老了，眼睛都会出毛病吗？”

外婆微笑着点点头。

“住在我们隔壁的千龙婆婆，比你更老呀，牙齿都有一颗了，她的眼睛做啥有毛病呢？”

外婆长长地叹了口气，摸着我的头说：“兰妮呀，你现在还小，大人的事，你不懂。”

记得是六岁那年，杨梅熟了的季节，

极少出门的外婆，带我去“蛇嘴上”的大姨娘家做客。当我们从石脑上穿过茂密的毛竹林，往山下走完一千多级S形的石阶，一直走到泉水凉凉的涧整底部，再爬上高高的松山坝，穿过一片遮天蔽日的松树林，到达大姨娘家里时，外婆的靛蓝大襟衫后背都被汗水濡湿了。

那天晚饭后，外婆和大姨娘坐在屋里说着悄悄话。我和小表弟便去屋外听蛙鸣，捉萤火虫，玩累了，又回到屋里，坐在饭桌边吃杨梅。

这时，忽听外婆长长地叹了口气，声音低低地跟大姨娘说：“若然泉赖子还在的话，今年都三十五了。”说完，便用手指抹眼泪。我见大姨娘也跟着外婆叹息，跟着外婆抹眼泪。

屋子里静静的，只有插在土墙缝里照明的小山竹在“吱吱”地燃烧着。我扭过头，好奇地问：“外婆，你说的泉赖子是谁呀？”

“泉赖子是大人，你有见过。他在蛮远蛮远的地方做事。”

我以为，外婆说的是真话。快满七岁那年，父亲接我回了故乡上学。从此，只有每年正月初三，父亲带我去给外公外婆和舅舅舅母拜年时，才能见到眼泪汪汪的外婆了。每当我们回家时，外婆总要站在门口的一个排石凳边，左手扶着搁置晒衣竹篙的树杈，右手不住地抹着眼泪，目送我和父亲的背影消失在茂密的竹林里。

是我读小学六年级的那年正月初二的早晨，舅舅突然来到我家，神情悲伤地告诉我们：昨夜夜里，外婆走了。

那天寒霜皑皑，天气奇冷。去往石脑上奔丧的二十里山路两边，黄泥地上都隆起了土冰花。路上，舅舅哽咽着跟我们说，外婆临终前一天，几次喃喃地念着我的小名，嘱咐舅舅把泉赖子的事说给我听。

原来，泉赖子就是外婆的大儿子，舅舅的哥哥。十八岁那年，泉赖子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，多年杳无音信。后来，同泉赖子一起去当红军的一个后生仔，因受重伤回来了，他说他见过一次泉赖子，可能在反“围剿”中牺牲了，也可能跟着中央红军长征去了。从此，外婆常常以泪洗面，思念着生死不明的大儿子，天长日久，她的一双眼睛，便落下了整天泪汪汪的毛病。亲人们怕她伤感，从此不再提起泉赖子。

终于，在1950年那个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日子，宁都县民政局的两名干部来到石脑上，给李家送来了鲜红的“烈士证书”和“光荣烈属”牌匾，还有一笔抚恤金。他们告诉外公外婆，李泉赖同志牺牲了，县人民政府追认他为革命烈士。

此时此刻，外婆隐忍了二十年对儿子的牵挂、思念与悲恸，犹如决堤的水一般奔泻而出，双手掩面痛哭起来……

外婆走了，那年她六十五岁。她那双浑浊的、泪汪汪的眼睛，应是化作了天幕上两颗亮晶晶的星。

篝火的那一边

□邹亮荣

这一夜，可热闹了。

来到阴山下的内蒙古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，终于见到心心念念的希拉穆仁草原，距篝火也越来越近了。车上，导游阿峰一路给我们介绍“敖包”“萨满”“诈马宴”等民俗。说到篝火晚会，阿峰更是绘声绘色，说晚会如何精彩和热闹，顿时拨动我们想一睹为快的心弦。

傍晚时分，我们回到旗里的一个旅游接待点，广场上停满了几十辆旅游大巴，游人如织，热闹非凡。吃罢“诈马宴”，虽过晚上八点，太阳还恋恋不舍地留在天际，大地一片明亮。这个时间点，要是在家乡的江南小镇，夜幕早迫不及待地爬上了窗口。

离举行篝火晚会的时间尚早，但我们仍是满眼好奇，围着广场四处打量 and 欣赏着草原特有的风情。广场两侧，是一排排白色圆顶的蒙古包，里头的设施一应俱全，像星级酒店的标准。蓝蓝的天空下，连绵起伏的草原无边无际，如诗如画。

“游客朋友们！游客朋友们！大家注意啦，篝火晚会马上开始！”此刻，广场上传来一位字正腔圆的召唤。

原来，众人期盼多时的篝火即将点燃。声音如磁，把众人吸向舞台周边，妻拉着我一同挤了进去。热闹的人群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了个水泄不通。抬眼一望，舞台上都是“老熟人”，敬下马酒的是他们，“诈马宴”上表演的也是他们，那些“琪琪格”（女子）笑靥如花、亭亭玉立，“巴特尔”（男子）高大威猛、个个帅气。不一会，台上的“巴特尔”“琪琪格”啦啦啦下舞台来，转眼间人人举着两根还没点燃的火把挤进了人群。

一位“巴特尔”举着火把出现在我面前：“大哥，来一根？”他边说边抖动胸前的二维码牌子。原来，点燃火把是收费的，待我明白过来，边上一位大姐急不可

待地扫了二维码，接过火把转身走向了舞台。十几个买了火把的人已齐刷刷站上舞台，等待点燃篝火的动人时刻。

篝火点燃了，红红的火苗呼呼地往上蹿。一圈圈的游人手拉着手，绕着熊熊篝火又唱又跳，又吼又叫，欢呼雀跃。妻拉着我的左手，我拉着一位陌生大叔的左手，没入欢乐的海洋。在里面，舞姿无需太优雅，舞步无需太踩点，跳起来就行。人群中，跟得上音乐节奏的多数是年轻女子，还有一些怕是平常跳惯了广场舞的大妈。主持人在台上扬起手臂，高喊着让大家往后退，退到离篝火十多米远的地方，然后又让大家涌向篝火，潮涨潮落一般。人群中，噁声阵阵。

舞台东侧，有牧民摆起了售卖烟花的摊点。烟花的类型有喷花的、旋转的、吐珠的、烟雾的，让人眼花缭乱。枪杆式“加特林”烟筒更是吸引不少来旅游的男孩子。他们手持“加特林”对着天空频频喷射，瞬间形成密集光束的阵列，红、绿、金、紫等颜色喷涌显现，像贴在夜空的帧帧图画，点亮了星空，扮靓了草原，惊艳了游人。

有些累了，我拉着妻退到边上休息。这里温差大，穿着外套才勉强挡住从草原深处飘来的阵阵冷风。妻有些感慨，说到草原数星星、在篝火旁跳舞的心愿终于实现了。

阿峰从人群出来看见我俩，便踱了过来，说抽支烟透口气。妻对他说，想不到这里点一把火也得付钱，算是见世面了。阿峰笑了笑，这很正常，大家都在为好日子奔忙，当地的牧民除了放牧，在餐饮、住宿、表演、旅游的岗位上都有他们忙碌的身影。

我告诉妻，出来旅游本就是见世面的，见世界多彩的一面！篝火那边的商业气息，正是新时代的人间烟火……